

第十三回 拆緘如壁合遠役愁生 馳禁獲籠開移居病劇

詞曰：

待月挨光，晦朔韜藏，正凝眸悵望。無尋之處。忽瑤札傳言，睽中得偶、錯裏逢風。心事，一春難遂，拋針黹，入膏肓。人自行，喜得留歡在，移巢就鳳，非關嬌縱，反因病疏防。

右調《好女兒》第一體

話說葉氏夫人因雲娥抱病，苦之不勝。日則頓忘茶飯，夜則寤寐不安。口裏啾啾唧唧似有言。吳夫人見其病癥沉重，奇異駭人，亦不勝驚惶恐懼。每為之祈禱神明，延求醫士，百般調護，總無乃瘳之日。祇有綠筠小姐知其負病根由，又不便從中說出。且二位夫人日在房中候病，即欲相議底事，亦未免關動耳目，不能施行，並使愛月所存雲姐之書信，亦不得少隙通於黃生，以故雲娥之病癥日深一日，愈見沉重。而黃生自擲書之後，日在樓頭佇望愛月回音，久不見其蹤跡，故亦不知雲娥抱病之深。

直至旬餘，乃是初夏之時，恰逢周尚書有門生起任經過，請尚書父子一齊赴席。尚書乃帶司墨以往。而生獨在樓中，恆念佳人不知何處。乃復開窗盼望。祇見柴門緊閉，庭榭蕭條，遂不覺暗自著惱，竟把片石向紅螭閣一擲。恰好愛月正在閣下打掃花片，忽然聞聲，知生在樓，乃連步入房中，將封書謹存袖裏，密語雲娥，遂輕開小門，從竹陰深處而來。行不數武，舉頭一看，祇見黃生方倚樓窗悵望。忽見愛月來，便高聲叫道：“愛月姐姐，竟不一救小生乎？”愛月聞言，知樓上無人，遂道：“公子休得著急，小姐以公子流落他鄉，竟難一面，愁腸寸斷，瘦病懨懨，伏枕經旬，水米不沾。茲特奉書報信，有策可以急謀。不然，小姐性命將不可知。”生聞言便道：“一般心病，計無所出，奈何？汝小姐既有書來，宜即賜閱。久遠之謀，惟小姐自思之，小生至此，所為何事，倘有所言，不妨指示，或可相從，惟命是聽。樓下角門被鎖，姐姐可尋竹竿一條，將書繫上，向檐外挑來，小生立等。”愛月依言，即便進去取了竹竿一枝，將書繫於其上，挑送樓頭。生取書，乃對愛月說道：“姐姐對小姐說，小生多多拜上，欲帶回書問候，恐久待不能。此間近日無人，不妨再至小敘，無令小生獨坐無聊，難於索解也。”愛月聽了，亦恐遲疑生事，遂別黃生而歸，仍把小門潛掩上。

生見愛月已去，遂把書展開一看，祇見上面寫云：

小妹曾浣雪，病中致書於玉史黃公子文几：

辱承來翰，蒙受過深，三四賡吟哀怨之詞，何若是之淒愴感咽也！自別君落葉之秋，遲今日載陽之候。無由似月，對影親襟，倘化為雲，山高路絕，故寒宵自處，無不淚零。雖未嘗無夢寐之追，亦總覓不得愁來路也。今日永歎前愆，憐才結愛，致公子如玉之貞，眷念如環不絕。昔下第者何為？今辱身者何事？至於飄泊間關，怨愁兩雪，此君所不堪盡言，妾所不堪遙念也。特是來書，致意殷勤。無緣拜會，以致賤質莫支，懨懨瘦損。夜深人靜，惟有淚滴瑩瑩，沾濕羅襟繡帕耳。然妾死誠不足惜，但恨人有致君於意中，而君仍置之度外，君也何心，不思及此？倘非天哀至性，使花朝月夕，錯認投書，可憐待字深閨，不辜我綠筠姐姐耶。因獲封題青公姓字，道若翁締結之由，及鄰周問字之事，矢志事君，淋淋漓下。君何遐棄前盟，牽情偶值？但為妾如此，則至情可知。或以關山修阻，鴻雁慵飛，疑我妹妹有抱琵琶之意乎？故欲寄言於小婢，又恐不得發其真實。抱恙陳詞，意深筆懶，妹情則誠可喜，妾病無足深憂，煙雨猶寒，惟君自愛。

生看畢，備知根本。因想道：“原來這段姻緣至今尚在，倘不以花朝一錯，安知其詳？畢竟天緣湊合。若是兩美兼收。曷勝快意！但目下雲娥小姐抱病不瘳，計將安出？”

躊躇之際，忽見周公子同司墨向樓上而來，對生說道：“適纔鄭老爺請我赴宴，這鄭老爺係是我家大人門生，現任浙江撫憲。要邀我去浙江一遊，定在此月中就道，你可跟隨同去。”生聽了不勝驚惶，又推託不得，祇勉強應諾。公子說完，遂帶司墨下去。

生在樓中悶坐，正思無計可施，忽見愛月復從花間行來，對生說道：“小婢回去，吳府綠筠小姐正在問病。因問：‘封函既已達，何無回音？’乃命小婢再到此間，來領回書轉去。今求公子速賜一封帶回，幸勿遲誤。”生道：“方纔拆開芳信，始知吳小姐之守貞，不勝感激。正欲具書兩封，送上二位小姐妝臺。未及拈毫，不期周公子歸到樓中，要帶我同往浙江鄭老爺任中，不得推託，便在月內起行。奈何，奈何！”愛月聽了，便道：“偏有此阻，實是無可奈何。但臨期假病，似可不行。若周公子自去，那時此間無人，便喚我家小姐移來紅螭閣養病，乘間求他一面，略敘幽情，豈為不妙。”生聞言不覺歡喜起來，點頭道：“真妙計也。”正欲再立談談，遙見周公子要上樓來，生急轉身去了。愛月會意，遂向內面而回。

走入房中，見了雲娥，將生與周公子欲同往浙江，並與自家教其假託暴病一一詳述一遍。綠筠亦在，聽了此言，二人皆點頭稱是。

過了數日，周公子將束行裝。黃生果依愛月之計，忍飢不食，竟日在床。周公子果迫欲行，見生負病，一時不起。不得已，乃吩咐司墨在樓與他相伴，同守書房。乃命別個管家收拾行裝而往不題。

一日，二位夫人談及雲娥抱病，久而不瘳，正在憂愁。愛月在旁說道：“前日雲娥小姐欲紅螭閣養病，以周公子常在隔園讀書，不便捷移居進去。今幸周公子外出，似無不便，搬去紅螭閣養病無妨。”吳夫人與曾夫人見愛月如此說，遂同到涌碧軒而來。入房間病，見雲娥伏枕懨懨，不能起席而坐，綠筠亦在床前看視，吳夫人乃對雲娥道：“侄兒病癥至今未痊，莫是房前林木陰翳？本欲移汝紅螭閣養病，以隔鄰周公子書房相近，不便捷移。今以周公子外出，不妨搬進，不知侄兒意下如何？”雲娥小姐聞夫人如此說，心內不勝之喜，遂扶起坐在床上，與二位夫人說些閒話。二位夫人仍向中堂去了。

綠筠尚在，便對雲娥說道：“如肯移居養病，姐姐此病立見有痊矣。所謂天亦有情，不使人長抱淒涼之恨，無所告語，真乃機緣所在。”雲娥聽了又道：“雖如此說，二位夫人肯從，但不知黃公子託病，肯從與否。”愛月應道：“周公子府內不少管家，或帶別人同去，亦未可知。”雲娥聞言，便起來問道：“二位夫人既已有命，愛月可進去收拾臥房，忽得遲留了。”綠筠笑道：“姐姐熱腸，便挨幾日何妨於事！”雲娥面帶紅道：“妹妹休得取笑。願見黃生一面，死可瞑目。此外倘有他求，天將不佑。”綠筠道：“姐姐胡為著急乃爾！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，姐姐兩下牽情，未了了局，即妹妹亦樂觀厥成，豈忍以局中人視局外事哉！姐姐正當矢諾前驅，不必遲疑避嫌。萬一玉顏有損，不亦有始無終，以至旁觀恥笑。”說畢，即命愛月將涌碧軒房內之物一一收拾，命移於紅螭閣中。書

自是之後，黃生假病自愈，雲娥真病亦痊，彼此遂得一面。便為司墨之故，仍未通片語。綠筠知雲娥之病勢已差，得與黃生會面，遂亦稍自身避，不復向紅螭閣去攪擾。

一日，黃生正欲再晤雲娥，恰逢司墨因有事外出，遂從樓下觀望無人行動，乃向西角門潛出，把門開了，伸手把紅螭閣牆門敲了幾下。愛月知是黃生，密進房中對雲娥說過，遂自出來，潛開小門出見，二人即於竹徑之中分坐而談，把兩地相思之故，一一詳述一遍。半晌，黃生不覺輕狂之態自露出來，即欲尾著愛月同到雲娥房裏。愛月素知雲娥不可輕犯，乃道：“公子休得自輕，使我小姐置身無地。小姐因愁致病，不過欲得面晤，兩下相訂終身。豈效桑間濮上，徒作終身醜態！若令小姐知公子如此輕狂，豈不看輕了公子！但我小姐既有心，復得筠姐相幫，矢志待字，公子須自早計，要速速謀歸故裏，奮心舉業，倘得名登春榜，綠筠小姐與之同歸，那時金屋安貯雙嬌，豈非美事！何可苟且於目前，而置收場於不問哉！情有可原，事為難處。”生見愛月如此說，遂以禮自持，不敢復言過去矣。正是：

侍婢尚知防感悅，檀郎終免作狂且。

[返回 >>](#) [駐春園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